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被侮辱與損害的

(八)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靈野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的害損與辱侮被

(八)

著基斯夫妥思陀

譯野靈李

~~著基斯夫妥思陀~~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的被侮辱與損害的

冊 八

著基斯夫妥思陀

譯野霽李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 發

路 山 寶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四 年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突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INSULTED AND INJURED

BY J. DOSTOEVSKY

TRANSLATED BY LI TSI YEH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 被侮辱與損害的

## 第七章

道路在我覺得似乎是無窮的。最後我們到了，我底心往下一沉，我走進到我底老朋友們那里去了。我不知道我底告別將要成爲什麼樣子，但是我知道無論費怎樣犧牲，要不得到寬恕和和解，我一定不離開他們底屋。

現在三點過了。我底老朋友們像平常一樣，單獨的坐着。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病而且弱，蒼白而且困乏的躺着，半偃臥在他底舒服的安樂椅上，頭用手巾捆起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坐在他旁邊，時時用醋濕他底前額，而且不斷帶一種探尋和憐惜的表情窺探他底臉，這似乎使老人發煩，而且甚至發惱。他是固執地沉默着，而且她不敢首先說話。我們底突然來到，使他們都吃驚。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爲了或種原因，見到我和涅麗一陣，即刻就驚駭起來了，而且一上來的時候看着我們，彷彿

她突然覺得犯罪了一樣。

『你們看，我把我底涅麗給你們帶來了，』我說，向裏面走。『她決了心，而且她現在自願到你們這裡來了。接受她，而且愛她罷……』

老人猜疑地看着我，而且光從他底眼睛就可以推知，他知道了一切，就是他知道納特沙現在是孤獨的，被拋了，被棄了，而且現在或者被侮辱了。他很急於要知道我們到來底意義，而且他探詢地看着我們兩個。涅麗抖索着，而且緊緊把我底手握在她底手裏，她老把她底眼睛向着地，僅僅不時地在周圍偷撇害怕的眼色，像一個入網羅的小野獸一樣。但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久就恢復原狀，而且明白了情形了。她確乎是攫捕住了涅麗，親她，撫摸她，甚至對她哭，於是溫存地使她在她旁邊坐下，把孩子底手拿在她底手裏。涅麗帶着好奇和一種驚異斜視她。但是撫愛了涅麗，而且使她在她旁邊坐下之後，這老婦人不知道其次要怎麼辦了，而且開始帶着天真的期望看着我。老人皺了眉毛，幾乎猜疑我爲什麼帶涅麗來了。看見我注意到他底煩躁的表情和皺着的眉頭，他把手放在頭上而且說：

『我頭疼，凡尼亞。』

這些時間中我們全坐着沒有說話。我在考慮怎樣開始。屋裏是黃昏時光了，一陣黑的暴風雨的雲彩遮掩着天空，而且遠處又傳來隆隆的雷聲。

『今年春天我們得雷早，』老人說。『但是我記得在三十七年比這還早就有雷雨了。』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嘆氣。

『我們要暖炊嗎？』她怯怯地問，但是沒有人回答，於是她又轉向涅麗去了。

『你叫什麼名字，可愛的？』她問。

涅麗以微弱的聲音說出她底名字，頭比以前更爲低垂了。老人專心地看着她。

『和伊里納一樣的，不是嗎？』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更爲有神些繼續說。

『是的，』涅麗回答。

於是又沉默一會。

『勃拉司科夫亞安得列耶夫那 (Praskovya Andreyevna) 底姊妹有一個姪女名字叫伊

里納；人也時常叫她涅麗，我記得，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說。

「你沒有親戚，可愛的，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嗎？」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又問。

「沒有，涅麗以膽怯的低語急說出來。

「我聽說這樣，我聽說這樣。你媽媽死了很久了嗎？」

「不，不久。」

「可憐的可愛的人，可憐的小孤女，」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繼續說，憐憫地看着她。

老人不耐地用手指擂打着桌子。

「你媽媽是一個外國人，不是嗎？你這樣告訴我的，你沒有嗎，伊凡彼得羅維奇？」老婦人怯怯

地堅持說。

涅麗用她底黑眼睛偷偷看我一眼，彷彿求我幫助她一樣。她在用艱難的，不規律的喘息呼吸

着。

「她媽媽是一個英國男子和俄國女子底女兒；所以她多半是俄國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

麗是在國外生的。」

「怎麼，她媽媽結婚的時候，到國外去過生活了嗎？」

涅麗突然臉通紅。我底老朋友即刻猜出她是大錯特錯了，而且在她丈夫大怒的警視之下抖索。他嚴厲地看着她，而且轉向窗子去了。

「她媽媽被一個下流的壞人騙了，」他突然說出來，對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她爲他底緣故離開她爸爸，而且將他爸爸底錢交給她底愛人管理着；他是用詭計把錢從她弄去的，把她帶到國外，搶了她，於是把她拋棄了。一位好朋友仍然對她忠實，而且一直到他死的時候都幫助她。他死了的時候，她在兩年前回到俄國，回到她爸爸那里。這不是你告訴我們的嗎，凡尼亞？」他突然問我。

涅麗很激動地站起來，而且要向門那里走動。

「這里來，涅麗，」老人說，最後向她伸出手來。「坐在這里，坐在我旁邊，這里，坐下罷。」

他彎下身子，親吻她，而且開始溫存地摸着她底頭。涅麗全身抖索，但是她約束着自己。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懷着情緒與歡樂的希望，看見她底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怎樣終於愛起這孤女來了。



『我知道，涅麗，一個壞人，一個放蕩的壞人毀了你媽媽，但是我也知道，你媽媽愛而且敬她底爸爸，』老人仍然摸着涅麗底頭，有些興奮地說出來，制止不住要向我們拋棄這挑戰了。

微微的紅潮布滿了他蒼白的面頰，但是他極力不看我們。

『媽媽愛外祖父甚過他愛她，』涅麗膽怯但卻堅決地斷言道。她也極力避免看一切人。

『你怎麼知道呢？』老人嚴厲地問道，和一個孩子一般率性，雖然他似乎對於他底急躁害羞。

『我知道，』涅麗急跳地回答。『他不收容媽媽，而且把她趕走了……』

我看見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要說什麼話，要有類如這樣的回答：爸爸有好理由不收容她；但是他看看我們，於是沉默了。

『瞧，你外祖父不收容你們的時候，你們在那里住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她顯出要對這題目繼續談話的突然的堅持和欲望來了。

『我們到了的時候，找了外祖父好久，』涅麗回答，『但是怎樣也找他不到。媽媽那時候告訴我，外祖父有一時很有錢，而且要建一個工廠，但是現在他非常窮了，因為媽媽和他一同走的那個

人，從她把外祖父所有的錢都弄去了，而且不還了。這是她自己告訴我的。」

「哼！」老人反應。

「她也告訴我，」涅麗繼續說，越來越起勁了，而且似乎急於要回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雖然她向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話，「她告訴我外祖父很氣她，說她對他行爲很錯誤；而且她說她除了外祖父，她全世上就沒有一個人了。她告訴我這話的時候，她哭了。……「他決不會寬恕我，」我們初到時她說，「但是或者他會見到你而且愛你，並且爲你底緣故寬恕我。」媽媽很愛我，她說這話的時候總是親吻我，她很害怕到外祖父那里去。她教我爲外祖父祈禱，她也常常自己祈禱，她對於舊時怎樣和外祖父同住，外祖父怎樣愛她甚過一切，告訴了我許多。她時常晚間對他讀書，而且對他彈琴，外祖父總是親吻她，而且給她許多禮物。他時常給她各種的東西；所以有一天在媽媽命名日的時候，他們吵起嘴來了，因爲外祖父以爲媽媽不知道他要給她什麼禮物，但是媽媽卻老早就打聽出來了。媽媽要耳環，但是外祖父要哄她，告訴她禮物不是耳環，卻是鐲；當他給她耳環的時候，他看出媽媽已經知道是耳環不是鐲了，他生氣媽媽已經打聽出來，半天不和她說話，但是以後

他自動地去親吻她，而且求她原諒。」

涅麗被她底故事引出常軌了，而且在她蒼白的，病色的小面頰上有一陣紅潮。顯然不僅一次，媽媽在她們地下室底角落裏，向她底小涅麗談她過去的幸福時日，擁抱而且親吻小女孩，她是她生活中所還存留的一切，而且對她啜泣，決沒有料想到在這脆弱孩子底變態銳感而且早熟發展的感情上，這些故事有着何等有力的影響。

但是涅麗似乎突然約束她自己了。她不信任地周圍看望，而且又沉默起來了。老人皺眉毛，又用指頭搗打桌子。一顆眼淚在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眼睛裏閃耀，她默默地用她底手帕拭去了。

「媽媽到這里來病很重，」涅麗低聲繼續說。「她底胸部很不好。我們找了外祖父好久，找他不到；我們在地地下室裏租了一個角落。」

「一個角落，一個病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

「是的……一個角落……」涅麗回答。「媽媽窮。媽媽告訴我，」她帶着增長的熱誠加上說，「窮不是罪過，有錢而侮辱人卻是罪過，而且告訴我上帝在懲罰她。」

『你們是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嗎？在布白諾夫夫人家，不是嗎？』老人問，轉向我，極力要將一種不關心的音調放進他底問題裏去。他說話彷彿覺得默然坐着是蠢笨的一樣。

『不，不在那里。上來是在密斯錢司基（Myschanský）街，』涅麗回答。『那里是非常黑暗而且陰濕，』她停一下加上說，『媽媽在那里病得很重，不過那時候她還到處走動。我時常爲她洗衣服，她時常哭。那里也常住着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船長底寡婦；還有一個退職的書記，他時常喝醉回來，而且每夜吵鬧。我非常怕他。媽媽時常把我弄到她床上，緊抱着我，而且她自己也全身發抖，在他常常叫罵的時候。有一次他要打船長底寡婦，她是很年老的太太，而且拄着手杖走路。媽媽爲她傷心，而且幫忙她；那個人也打了媽媽，我打了他……』

涅麗停住了。記憶激動她；她底眼睛發着光。

『好天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完全吸注在故事上了，而且眼睛老是釘在涅麗身上，她也多半向着她說話。

『於是媽媽就從那里走開了，』涅麗繼續說，『而且帶着我。這是在白天。我們在街上走來走

去，一直到天完全黃昏了，媽媽這些時候總是隨走隨哭，而且握着我底手。我很疲倦。那一天我們都沒有東西吃。媽媽不斷向她自己和我說：「窮罷，涅麗，我死的時候，莫要聽任何人，任何事。莫要到任何人那里去，孤單而且貧窮罷，工作罷，假如你得不到工作，就乞討罷，莫要到他那里去。」我們穿過一條大街的時候，天黃昏了；突然媽媽叫，「阿榮加！阿榮加！」於是一條大狗，毛全脫落了，跑到媽媽跟前，哀叫着而且向她跳起來。媽媽害怕了；她變蒼白了，大叫起來，而且在一個高高的老人面前跪下了，他拄着手杖走路，看着地下。這高高的老人是外祖父，他是那樣瘦，而且穿着那樣可憐的衣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外祖父。外祖父也很吃驚，變得很蒼白，他看見媽媽跪在他面前，而且抱着他底腳的時候，他自己就拔身去了，推出媽媽，用手杖敲着馬路，迅速地離開我們走了。阿榮加還沒有走，還在哀叫着而且舐着媽媽，於是就跑去追外祖父，咬住他底衣尾，極力要把他拉回來。外祖父用手杖打他。阿榮加要跑回到我們這里來，但是外祖父叫他；他在外祖父後面跑，而且不斷哀叫着。媽媽躺着彷彿她死了一樣；圍了許多人，警察來了。我不斷大呼，而且要使媽媽起來。她起來了，向四面看，於是跟着我。我領她回家。人們看了我們好久，而且不斷搖着頭。」

涅麗停止了來吸氣，而且作新的努力。她很蒼白，但是在她眼睛裏有一種堅決底閃光。顯然她終於決心告訴我們一切了。在這瞬間在她有種挑戰的東西。

『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用不穩定的聲音，帶着一種極受刺激的嚴厲說。『喔，你媽媽損害了她爸爸，他有理由拒絕她。』

『媽媽也告訴我這個了，』涅麗嚴厲地反駁道；『而且她走着回家的時候，她不斷說，「這是你底外祖父，涅麗，我對他犯罪了；他詛咒了我，這是上帝懲罰我的緣故。」那一晚和第二天她都老是說這話。而且她說話彷彿她就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一樣……』

老人沉默着。

『那你們搬到另外一個住處是怎麼一回事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仍然靜靜地哭着。

『那夜裏媽媽病了，船長底寡婦替她在布白諾夫家找了一個住處，兩天後我們搬了，船長底寡婦和我們一陣；我們搬了之後，媽媽完全病了，而且睡了三個星期床，我照拂她。我們所有的錢都用去了，我們受船長底寡婦和伊凡亞歷山得里奇（Ivan Alexandritch）底幫助。』

「棺材匠，他們底房東，」我解釋。

「媽媽起來而且開始走動的時候，她就將關於阿榮加的事全告訴我了。」

涅麗停止了。老人似乎安心了，將談話轉到狗身上。

「關於阿榮加她告訴你什麼了呢？」他問，在椅子上更彎下身子去，以便向下看，而且更完全地藏起他底臉。

「她不斷向我談外祖父，」涅麗回答；「她病的時候不斷談他，她一好些的時候，她總告訴我她以前怎樣生活……於是她就告訴我阿榮加，因為有幾個粗暴的孩子，有一次要在城外的江裏把阿榮加淹死，媽媽給了他們點錢，買了阿榮加。外祖父看見阿榮加的時候，他只一笑。只是阿榮加跑了呵。媽媽哭了；外祖父害怕起來，而且允着誰要把阿榮加弄回來，給誰一百盧布。兩天以後，阿榮加弄回來了。外祖父爲他給了一百盧布，而且從那時起他就愛起阿榮加來了。媽媽是這樣愛他，她時常甚至帶他上床。媽媽告訴我，阿榮加時常和一些演員們在街上演戲，而且知道怎樣扮演他底那一角，時常有一個猴騎在他背上，他知道怎樣用鎗，和許多其他的事情。媽媽離開他的時候，外祖父

自己留着阿榮加，而且時常和他一同出來，所以媽媽在街上一見到阿榮加，她即刻就猜出外祖父是在跟前的。」

老人對於阿榮加顯然是沒有料到這個的，而且越來越顯得不高興。他不再發問了。

「那末你就沒有再見到你底外祖父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

「見了，媽媽開始好些的時候，我又見到外祖父了。我是到舖子裏去弄點麵包。突然我見到一個人帶着阿榮加；我切近些看一看，見到是外祖父。我走到一旁，而且緊擠到牆上。外祖父看着我；他那樣苛刻地看着我，而且是那樣可怕，我非常害怕他，並且從旁走過去了。阿榮加記得我，開始在我周圍跳，而且舐我底手。我急忙回家，向後看，外祖父走進舖子去了。於是我想，「他一定是打聽，」我比以前更害怕，我回家的時候沒有向媽媽說，因為怕她又病了。第二天我沒有到舖子裏去；我說我頭疼；第三天我去的時候，沒有遇見一個人；我極爲害怕，所以我跑得快。但是下一天我去了，而且我剛還沒有抹過角，那時外祖父和阿榮加站在我面前了。我跑，而且轉到另外一條街，從別的一條路到舖子裏去；但是突然我又遇見他了，而且是這樣害怕，我十分穩定地站着，並且不能動了。外祖



父站在我前面，看了我好久，以後摸我底頭，用手拉着我，領我走，阿榮加跟在後面，搖着他底尾巴。於是我見到外祖父不能適當地走路了，卻老是斜依着他底手杖，而且他底手這時全抖索着。他把我帶到街角的一個攤子上去，那里賣薑餅和蘋菓。外祖父買了一隻薑餅，一條魚，一塊糖，和一個蘋菓；他從他底皮錢袋裏拿錢出來的時候，他底手可怕地抖索，而且他掉了一便士，我拾起來了。他把那便士給了我，並且給我薑餅，又摸我底頭；但是他仍然沒有說什麼，卻走開了。

『於是我到媽媽那里去，將關於外祖父的事全盤告訴她了，以及一上來我怎樣害怕他，而且躲着他。一上來媽媽不相信我，但是以後她是這樣歡喜，她終晚問我問題，親吻我，而且哭；當我全盤告訴了她的時候，她告訴我以後莫要怕他，告訴我既然外祖父故意走到我跟前，他一定愛我。她告訴我對外祖父好，而且向他談話。第二天早晨她叫我出去了幾次，雖然我告訴她過，外祖父除了晚上是決不出來的。她老遠地跟在我後面，在一個拐角後面藏着。第二天她同樣作，但是外祖父沒有來；這幾天下雨，和我一同下來到大門，媽媽就着了涼，又不得不到床上去了。』

『外祖父一星期後來了，又給我帶來一條薑餅魚和一個蘋菓，而且這一次也沒有說什麼。他』

走開的時候，我靜靜地跟着他，因為我預先決了心，要調查出外祖父在那里住，而且告訴媽媽。我在街底另一面，在後頭走了很遠，所以外祖父沒有見到我。他住得很遠，不是以後他在那里住，而且在那里死的地方，卻是在戈羅和弗 (Gorohovy) 街另外一座大屋裏，在第四層樓上。我全打聽出來了，我到家的時候，天晚了。媽媽駭得可怕，因為她不知道我在那里。我告訴她的時候，她又歡喜了，而且要第二天去看外祖父。第二天她開始考慮而且害怕了，她一連害怕了三整天，所以他簡直就沒有去。於是她叫我和說，「聽着，涅麗，我現在病了，不能去，不過我寫了一封信給你外祖父；到他那里去，把信給他。而且看着，涅麗，他怎樣讀牠，他說什麼，而且他要作什麼；你跪下，親吻他，而且求他寬恕你媽媽。」媽媽可怕地哭着，老是親吻着我，畫着十字，而且祈禱着；她使我和她一同在聖像前跪下，而且雖然她很病了，她還和我一直走到大門，我回頭看的時候，她還在站着看着我。……

『我到外祖父那里去，而且開開了門；門上沒有門梢。外祖父坐在桌子跟前吃麵包和白薯；阿榮加站在那里看着他吃，而且搖着他底尾巴。在那住處，窗子也是矮而且黑，那里也只要一桌一椅。而且他孤獨的過活。我進去了，他是那樣驚駭，他臉白了，而且抖索起來。我也驚駭了，而且沒有發一

言。我只走到桌子跟前，放下信。外祖父看見信的時候，他是這樣生氣，他跳起來，舉起手杖，而且對我搖動；但是他沒有打我，他只領我進了過道，而且推我。我還沒有下頭一層樓梯，他又開開門，把信沒有打開就扔給我了。我回家全告訴媽媽了。媽媽又着床病了……」

## 第八章

在這時候有頗響的隆隆雷聲；而且沉重的雨滴巴達巴達地打在窗玻璃上。屋裏黑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似乎驚駭了，而且替自己畫十字。我們都吃驚。

『一會就過去了，』老人說，看着窗子。於是他站起來，而且在屋裏走來走去。

涅麗側視他。她在極端的，變態的興奮狀態中。我見到了，雖然她似乎避免着看我。

『喔，以後怎樣呢？』老人問，又在他底安樂椅上坐下了。

涅麗怯怯地周圍看望。

『那末你沒有再見到你外祖父了？』

『見了，我見到了……』

『見到了，見到了！告訴我們，可愛的，告訴我們罷，』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趕忙插嘴說。

『我三星期沒有見到他，』涅麗說，『一直到了簡直是冬天了。那時候是冬天了，而且下了雪。』

我在同一地方遇到外祖父的時候，我歡喜得可怕……因為媽媽在傷心他沒有來。我見到他的時候，我故意跑到街那邊，使得他可以看見我跑開他。只是我回頭看，見到外祖父迅速地跟着我，於是跑着追我，並且開始向我叫，「涅麗，涅麗！」而且阿榮加也在我後面跑。我覺得爲他難過，我停住了。外祖父走到跟前來，拉着我底手，領我走，見到我在哭的時候，他站住了，看着我，彎下身子而且親吻我。於是他見到我底鞋舊了，他問我是不是沒有別的鞋了。我儘快地告訴他，媽媽沒有錢，而且我們住處的人只是因爲憐憫給我們點東西吃。外祖父沒有說什麼，他卻帶我到市場，爲我買了鞋，而且告訴我即刻穿上，於是他帶我回家，先到一個舖子裏去買一塊點心，兩塊糖食，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叫我吃點心；我吃的時候他看着我，於是把糖食給我了。阿榮加把瓜子放在桌子上，也要一點點心；我給了他一點，外祖父笑了。於是他拉我，使我站在他旁邊，開始摸着我的底頭，而且問我學過什麼沒有，以及我知道什麼。我回答了他，他告訴我能夠來的時候就下午三點鐘來，他要自己教我。於是他叫我轉過身去從窗子向外看，等他告訴我回頭看的時候，我照他所說的作，但是偷偷回頭窺看，我看見他解開他枕頭下面一角，拿出四盧布。於是他把這拿給我，而且說，「這只是給你的。」我就要接

受了，但是彼時我變了心，而且說，「假如這只是給我的，我不拿。」外祖父突然氣了，並且向我說，「隨便你怎麼辦罷，走開。」我走開了，他沒有親吻我。

「我到家的時候，我把什麼事都告訴媽媽了。媽媽老是越來越不好。一個醫科學生時常來看棺材匠；他見了媽媽，而且告訴她吃藥。

「我時常去看外祖父。媽媽告訴我去。外祖父買了一本新約，一本地理書，而且開始教我；他有時候常告訴我有什麼國度，裏面住着什麼種人，以及所有的海洋，和舊時像什麼樣子，並且告訴我耶穌怎樣寬恕我們一切人。我問他問題的時候，他很歡喜，所以我時常問他問題，他不斷告訴我許多事，而且他關於上帝談了許多。有時候我們沒有功課，卻和阿榮加玩耍。阿榮加開始歡喜我了，我教他跳棍子，外祖父有時笑，而且在頭上撫摸我。只是外祖父並不常常笑。一時他談話很多，於是他會突然靜下去了，而且似乎睡着了，雖說他底眼睛是睜着的。而且他會這樣坐到天黑，天黑時他變得這樣可怕，這樣老……另一時我去了，見他坐在椅子上深思着，而且他聽不到什麼；阿榮加躺在他跟前。我等了又等，並且咳嗽；外祖父仍然不向周圍望。所以我走了。媽媽在家裏等着我。她躺在那

里，我告訴她一切事，一切事，以至到夜裏了，我仍然告訴她，她仍然聽着關於外祖父的事：他那天作什麼，他向我說了什麼，他告訴我的故事，他教給我的功課。我告訴她我怎樣使阿榮加跳棍子，外祖父怎樣笑了的時候，她也突然笑了，而且她要笑而且快樂好久，並且使我再重述這件事，於是開始祈禱。我時常想媽媽這樣愛外祖父，而外祖父一點也不愛她，我到外祖父家去的時候，我故意告訴他媽媽怎樣愛他，而且時常問他。他聽着，看來是那樣生氣，但是他還聽，而且不發一言。於是我就問他，爲什麼媽媽那樣愛他，時常問他，而他決不問媽媽呢。外祖父生氣，把我趕到屋外去。我在門外站一會；他突然開開門，叫我再進去；他還是生氣而且沉默的。以後我們開始讀福音的時候，我又問他，爲什麼耶穌基督說「彼此相愛而且寬恕損害」，然而他卻不寬恕媽媽呢？於是他跳起來，說這是媽媽告訴我的，又把我拖出去，而且告訴我決莫大膽再來看他了。我說我無論怎樣也不再來看他了，而且走開了……第二天外祖父從他底住處搬走了……」

『我說雨一會就要過去嗎；看哪，雨過去了……太陽出來了……看哪，尼凡亞，』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說，轉向窗子。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帶着極端的驚異轉向他，而且突然在老婦人底眼睛裏有忿怒底閃光，她是直到那時都是那樣溫順而且被威壓的。默默地她拿起涅麗底手，而且使她坐在她底膝上。

『告訴我，我底天使，』她說，『我願意聽你。讓那個狠心的……』

她沒有說完就突然哭起來。涅麗詢問地看着我，彷彿遲疑而且氣餒。老人看着我，似乎就要聳肩，但是即刻轉過去了。

『往下說，涅麗，』我說。

『三天我沒有到外祖父那里去，』涅麗又開始說；『在這時候媽媽更不好了。所有我們的錢都用光了，我們沒有錢買藥，沒有東西吃，因為棺材匠和他底妻也沒有東西了，而且他們開始罵我們用他們底錢過日子。於是在第三天，我起來穿了衣服。媽媽問我到那里去。我說到外祖父那里去要錢，她歡喜了，因為我已經告訴了媽媽他怎樣把我趕出來，而且告訴她我不願再到他那里去了，雖然她哭了，並且極力勸我去。我去了，打聽出外祖父搬了家，所以就到新屋裏去找他。我一走進他底新住處去看他，他就跳起來，衝向我，而且蹶腳；我即刻告訴他媽媽病很重，我們沒有錢不能得到



藥，要五十戈貝克，而且我們沒有東西吃了。……外祖父嚷嚷，而且把我趕出到樓梯上，我走後把門拴起來。但是他趕我出去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要坐在樓梯上，不等到他給我錢我不走。我在樓梯上坐下。不一會他開開門，看見我坐在那里，他又把門關上了。好久之後他又開開門，看見他又關上了。這以後，他又開了幾次，而且向外看。以後他和阿榮加一同出來，關住門，不發一言從我身邊過去。我也不發一言，卻繼續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

「我底可愛的人！」安娜得列耶夫那叫，「不過在樓梯上一定是很冷的罷！」

「我穿着一件暖外套，」涅麗回答。

「一件外套，實在的……可憐的可愛的人，你經歷過何等的不幸呵！他作了什麼呢，你底外祖父？」

涅麗底嘴唇開始顫抖，但是她吃了異常的力，而且管束住她自己。

「天完全黑了的的時候，他回來了，上來時踩到我，他大叫道，「是誰呀？」我說是我。他一定以為我早就走了，他看見我還在那里的時候，他很吃驚，而且在我面前靜站了好久。突然用手杖打着梯

子，他跑去開開門，一會之後給我拿出些銅板來，而且扔在樓梯上給我。

「這裡拿去！」他叫。「我所有的都在這裡了，拿去，告訴你媽媽，我詛咒她。」於是他砰然關起門來。錢滾下樓梯。我下手在黑暗中拾牠。外祖父似乎明白，他把錢扔在樓梯上了，我在暗地裏找不容易；他開開門，拿出一隻蠟燭，藉着燭光我一會就把錢拾起來了。外祖父也拾起來一些，並且告訴我一共是七十戈貝克，於是他走開了。我到家的時候，我把錢給媽媽，而且把一切事都告訴她了；媽媽更不好了，我自己那一夜和第二天都病了，我滿身發燒。我生外祖父底氣。我不能想到其他的事；媽媽睡着了的時候，我出去到他底住處去，但是在到那里去之前，我在橋上停住了，那時候他從旁邊過……」

「阿黑波夫，」我說。「我告訴過你的那個人，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這是和年青商人在白諾夫夫人家裏，而且在那挨了一頓打的那個人。涅麗那時候第一次見到他……說下去罷，涅麗。」

「我止住他，而且向他要點錢，要一個銀盧布。他說，「一個銀盧布？」我說，「是呀。」於是他笑

了而且說，「和我一同來罷。」我不知道是去呢，還是不去。一個戴金眼鏡的老人走到跟前來了，聽到我要一個銀盧布。他彎下身來，問我爲什麼要這末多。我告訴他媽媽病了，我要這多錢買藥。他問我們住在那里，寫下了地址，而且給了我一盧布票子。另外那個人看見這個戴眼鏡的紳士的時候，他走開了，不再叫我和他一同去了。我到一家舖子裏，換了這盧布。三十戈貝克我用紙包起來，放開留給媽媽，七十戈貝克我沒有放在紙裏，卻故意放在手裏，於是到外祖父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的時候，我開開門，站在門道裏，把所有的錢都扔到屋裏，使得牠滾一地板。

「『噫，拿去你底錢罷！』我向他說。「媽媽不要，因爲你詛咒她。」於是我砰然關起門來，而且即刻跑開了。」

她底眼睛閃光，而且她帶着天真的反抗看着老人。

『也是十分對的，』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不看着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而且把涅麗緊抱在她胳膊裏。『他活該。你底外祖父是壞而且狠心的……』

『哼！』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反應。

「喔，以後怎樣呢，以後怎樣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耐地問。

「我不再去看外祖父，他也不來迎我了。」涅麗說。

「那你們怎麼過下去呢——你媽媽和你？可憐的人兒，可憐的人兒！」

「媽媽還是壞下去，而且她就沒大起來了。」涅麗繼續說，她底聲音顫抖而且衰微。「我們沒有錢了，我就開始和船長底寡婦一同出去。她時常從一家到一家，也在街上止住好人求乞；她是這樣過活的。她時常告訴我，她不是要飯的，她有文件表明她底品位，也表明她是窮的。她時常拿出這些文件給人看，人們也時常爲這給她錢。她時常告訴我，從一切人要飯是沒有什麼不名譽的。我時常和她一同出去，人們給我們錢，我們是這樣過活的。媽媽打聽出來了，因爲別的住客責備她是要飯的，而且布白諾夫夫人自己到媽媽那里去，說她與其讓我在街上要飯，不如讓我到她那里去了。以前她去看過媽媽，而且帶錢給她，媽媽不受她錢的時候，她說她爲什麼那樣驕傲，並且送東西給她吃。她爲我說這話的時候，媽媽害怕而且哭起來了；於是布白諾夫夫人罵起她來，因爲她喝醉了，而且告訴她我無論如何是一個要飯的，並且和船長底寡婦時常一同出去；那晚上她就將船長底

寡婦趕出屋外了。媽媽聽說的時候，她哭起來；於是她突然離了床，穿衣服，拉着我底手，領我出去。伊凡亞歷山得里奇盡力阻止她，但是她不聽他，於是我們走出去了。媽媽簡直難行動了，在街上一兩分鐘就必得坐下來，而且我幫助她。媽媽不斷說她要到外祖父那里去，說我要帶她到那里，這時候完全是夜黑裏了。突然我們進了一條大街；那里有許多馬車等在一家門外，而且有許多人出來；所有的窗子裏都有亮，而且可以聽到音樂。媽媽停住了，抓住我，而且在那時候向我說，「涅麗，窮罷，窮一輩子罷；無論誰叫你，無論誰到你這里來，莫要到他那里去。你可以到那里，有錢而且穿得闊，但是我不要那樣。他們是殘酷而且壞，這是我所吩咐你的：窮着罷，工作罷，乞求罷，要有什麼人求得你說，『我不和你去！』」這是媽媽病時告訴我的，我要終身服從她，」涅麗加上說，因情緒抖索着，她底小臉發赤熱；『我要終身作一個僕人而且工作，我到你們這里來，也是要工作而且作僕人的。我不願像你們底女兒一般。……』

『莫作聲，莫作聲，我底可愛的人，莫作聲！』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熱誠地抱着涅麗。『你要知道，你媽媽在害病的時候說的那話。』

『她瘋了，』老人嚴厲地說。

『她瘋了又怎樣！』涅麗叫，迅速地轉向他。『假如她瘋了這樣告訴我，我要終身作。她向我說這話的時候，她昏迷的跌倒了。』

『憐憫的天呵！』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病着，在街上，在冬天！』

『他們要把我們送給警察，但是一位紳士幫助我們，向我問我們底住址，給我十盧布，而且告訴他們用他底馬車把媽媽送到我們底住處去。那以後媽媽就沒有再起來了，三星期後她死了……』

『她爸爸呢？那末他終於沒有寬恕她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

『他沒有寬恕她，』涅麗回答，下了痛苦的努力約制着她自己。『她死前一個星期，媽媽叫我到她跟前說，「涅麗，再到你外祖父那里去一次，最後一次，請他到我這里來，寬恕我。告訴我幾天就要死了，把你孤單單的留在世上了。也告訴他，死在我是困難的……」我去了，叩外祖父底門。他開開門，但是一見到我，他就要再關起來，但是我兩手抓住門，而且向他大喊道：

「媽媽就要死了，她要你來罷。」但是他推開我，並且砰然關起門來。我回到媽媽那里，躺在她旁邊，用胳膊抱着她，而且沒有說什麼話。媽媽也抱着我，並且沒有問什麼問題。」

到這地方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把兩手沉重地憑放在桌子上，而且站起來，但是在用了奇異的，無神彩的眼睛看着我們之後，他又無助地坐到他底安樂椅上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再看着她了。她在對着涅麗啜泣……

「媽媽死前的最後一天，靠晚她叫我到她跟前，拉着我底手而且說：

「我今天要死了，涅麗。」

「她還要說什麼話，但是她不能夠了。我看着她，但是她似乎並不看我，只是把我底手緊握在她手裏。我輕輕地拉開我底手，而且跑出了屋子，一路跑到外祖父那里去。他看見我的時候，他從椅子跳起來，看着我，而且是這樣驚駭，他完全變蒼白了，並且抖索。我抓住他底手，只說道：

「她正在呷氣。」

「於是突然亂忙忙的他拾起手杖，而且在我後面跑來；他甚至忘記了他底帽子，天氣是冷的。」

我拾起他底帽子，並且給他戴上；於是我們一同跑去了。我催促他，並且叫他雇輛雪橇，因為媽媽正在呷氣了，但是外祖父只有七個戈貝克，這就是他所有的錢了。他叫住一輛轎車，而且開始講價，但是他們只笑他，而且笑阿榮加；阿榮加在和我們一陣跑，於是我們都繼續向前跑去了。外祖父累了，而且呼吸艱難，但是他還急忙前走，跑着。突然他跌倒了，他底帽子掉了。我幫助他起來，把帽子給戴上，而且拉着手領着他，只在夜黑了我們纔到家。但是媽媽已經躺着死了。外祖父看見她的時候，他支拉起手來，抖索着，憑臨在她身上站着，但是他沒有說什麼話。於是我走到我底死媽媽跟前，抓住外祖父底手，並且向他大叫道：

「看，你殘酷的壞人。看罷！……看罷！」

「於是外祖父銳叫，並且彷彿死了一般跌倒了……」

涅麗跳起來，從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胳膊裏擺脫了自己，站在我們中間，蒼白，精疲力竭，而且恐怖。但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卻飛奔到她跟前，又擁抱着她，哭得彷彿她受了靈感了一樣。

「我要作你底一個母親，涅麗，你要作我底孩子。是的，我們去罷，我們拋棄了這些殘酷的壞人



罷。讓他們蔑視人去罷；上帝要報復他們的。來，涅麗，從這里走開罷，來！」

我無論以前或以後，都決沒有見她這樣激動過，而且我決沒有想到她能這樣興奮。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在椅子上坐起身子來，站起來，並且用衰弱的聲音問：

「你到那里去，安那安得列耶夫那？」

「到她那，到我底女兒那，到納特沙那里去！」她叫，拖着涅麗向門那里走。

「站住，站住等等！」

「用不着等，你殘酷的，冷心的人！我等得太長遠了，她也等了，但是現在，再見了……」

說着這話，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轉過身去，看看她底丈夫，而且呆如木石的停住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在摸他底帽子，而且在用衰弱的，抖索的手穿着外套。

「你，也……你也和我們一同去嗎？」她叫，懇求地扣着她底手，懷疑地看着他，彷彿她不敢相信這樣幸福一樣。

「納特沙！我底納特沙在那里呢？她在那里？」我底女兒在那里？最後從老人嘴唇上流露出來。

『還給我底納特沙！她在那里，在那里呢？』

於是抓着手杖，這是我遞給他的，他向門衝去了。

『他寬恕了！寬恕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

但是老人沒有到門。門迅速地開了，納特沙闖進屋裏來，蒼白，帶着閃光的眼睛，彷彿她在害着熱病一樣。她底衣服縐了，而且被雨浸溼了。她用來蓋頭的手帕滑到她底頸上了，她底濃厚的捲髮閃耀着大的雨滴。她跑進來，看見她父親，在他面前跪下，向他伸出手來。

## 第九章

但是他已經把她抱在胳膊裏了！

他像小孩一樣抱起她來，把她抱到他底椅子上，使她坐下，他跪在她面前。他吻她底手，她底腳，而且急忙地吻她，急忙地凝視她，彷彿他還不能相信她是和他在一起的。他又看到而且聽到她了——她，他底女兒，他底納特沙。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擁抱她，啜泣着，把她底頭壓在她底胸膛上，而且似乎在這些擁抱中幾乎昏迷了，不能說出一個字。

『我底親愛的！……我底生命！……我底歡樂！……』老人不接氣地叫，緊握着納特沙底手，像愛人一般凝視着她底蒼白，消瘦，但卻可愛的臉，而且凝視着她底閃爍着眼淚的眼睛。『我底歡樂，我底孩子！』他重覆說，又止住了，而且帶着崇敬的狂喜凝視着她。『爲什麼，爲什麼你們告訴我她瘦些了？』他說，帶着倉卒的孩子氣的微笑轉向我們，雖然他還跪在她面前。『她瘦，不錯，她蒼白，但是看她是何等美！一向更可愛，是的，甚至更可愛了！』他加上說，他底聲音因爲歡樂的痛楚而衰

弱了，這痛楚似乎在將他底心分裂爲兩半。

『起來，爸爸！哦，千萬起來罷！』納特沙說。『我也要親吻你……』

『哦，可愛的人！你聽到嗎，安奴須加（Annushka），你聽到她怎樣親密地說那話嗎！』  
他癡癡地擁抱她。

『不，納特沙，我要得，我要得躺在你底脚下，直到我底心告訴我，你寬恕了我了，因爲現在我決不，決不應該受你寬恕！我拋開你，我詛咒你；你聽到嗎，納特沙，我詛咒了你！我能作出這件事……你，你，納特沙，你能相信我詛咒了你嗎！她相信了，是的，相信了她不應當相信！她不應該相信，她簡直不應該！殘酷的小心！爲什麼你不到我這里來？你一定知道我會接受你的……哦，納特沙，你一定記得我一向怎樣愛你！這些時，我比以前雙倍，千倍愛你。我用我底每一滴血愛你。我要把我底心撕出來，把牠撕成碎片擺在你腳跟前。哦，我底歡樂！』

『那末吻我罷，你殘酷的人，在我底唇上，在我底臉上吻我，像媽媽吻我一樣！』納特沙以微弱的聲音叫，充滿了歡樂的眼淚。

『而且也在你底親愛的眼上。你底親愛的眼！如我時常所作的一樣，你記得嗎？』老人在長時的親密擁抱之後重覆說。『哦，納特沙！你有時夢見我們嗎？我幾乎每夜夢見你，而且每夜你到我這里來，我對你哭。有一次你成爲小人兒來了，就像你十歲大，開始學習音樂課程的樣子，你記得嗎？我夢見你穿着一件短罩衣來了，穿着漂亮的小鞋，和紅紅的小手……那時候她總有那樣紅紅的小手，你記得嗎，安奴須加？——她走到我跟前，坐在我底膝上，而且將胳膊繞着我……你，你壞丫頭！不能相信我詛咒你，相信要是你來我會不歡迎你？我……聽着，納特沙，我常常去看你，你媽媽不知道，而且沒有人知道；有時候我站在你窗子下面，有時候我一等半天，在靠近你大門的馬路上什麼地方，等着有機會在遠處看到你，假如你出來！時常晚間在你底窗子裏點着亮；我何等常常走到你窗子跟前呵，納特沙，只是去看你底亮，只是去看窗玻璃上你底影子，去爲你祝福夜間。你在夜裏爲我祝福嗎，你想到我嗎？你底心告訴我，我在窗子跟前嗎？我何等時常地在冬天走上你底樓梯，站在黑暗的梯頭上靠你底門聽着，希望着聽到你底聲音呵。你不是發笑嗎？我詛咒你？我，一晚上我到你那里去了；我要寬恕你，而且僅只到了門跟前纔轉回身來……哦，納特沙！』

他站起來，把她舉出椅子，把她緊緊的，緊緊的貼在他底心上。

『她在這裏，又靠近我底心了！』他叫。『主呵，我爲這一切，爲這一切感謝你，爲你底忿怒，並爲你底慈悲……爲了你底太陽，這在暴風雨之後又在我們上面閃光了！爲所有的這一瞬間我感謝你！哦，我們可以被侮辱與損害，但是我們又在一起了，現在侮辱而且損害我們的高傲驕慢的人可以勝利去罷！讓他們向我們扔石頭罷！莫要害怕，納特沙……我們要手牽着手走，而且我要向他們說，「這是我底可愛的人，這是我心愛的女兒，我底無辜的女兒，被你們侮辱與損害的，但是我愛她，而且永久，永久祝福她！」』

『凡尼亞，凡尼亞，』納特沙用微弱的聲音叫，從她父親底胳膊裏向我伸出她底手來。『哦，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那樣時候她想到我，而且叫我！』

『涅麗在那裏呢？』老人問，周圍看着。

『唉，她在那裏呢？』他底妻子叫。『我底可愛的人！我們把她忘了！』

但是她不在屋裏。沒人注意的她溜進臥室去了。我們都進去了。涅麗在門後站在拐角裏，以一

種害怕的樣子躲避我們。

『涅麗，你是怎麼回事，我底孩子？』老人叫，要用胳膊繞着她。

但是她報他以奇異的，長時的凝視。

『媽媽，媽媽在那里呢？』她彷彿不省人事似的說出來。『媽媽在那里呢？』她又叫，向我們伸出她抖索着的手。

突然一聲可怕的，非人間的銳叫從她底胸中迸發出來；她底臉痙攣地動，她發着可怕的瘋症，倒在地板上了。

# 尾聲

## 最後的回想

是六月初。天是熱而且悶；在城裏呆着是不可能的，那里全是塵土，灰泥，搭棚的，燒熱的馬路，和污濁的空氣……但是現在——哦，快樂——遠處有隆隆的雷聲；風吹來了，前面趕着城市的塵雲。不多的大雨滴落到地上，於是似乎整個的天空開開了，急流的水傾瀉到城市上來了。半點鐘後，太陽又出來了的時候，我開開頂樓上的窗子，貪饑地將新鮮空氣吸進我底疲勞的肺中。在我興致勃興的時候，我覺得要扔開我底著作，我底工作，和我底發行人，而且趕緊跑到我底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的朋友那里去。但是誘惑雖然是這樣大，我卻能够克服住我自己，而且懷着一種狂怒又從事我底工作了。無論怎麼樣，我必得把牠完成了。我底發行人已經要素了，而且沒有就不付我錢。那里是等着我的，但是反之，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風一樣絕對自由，而這一晚就可以爲我彌補起過去



的兩日夜了，在那兩日夜中我寫三版半。

現在終於工作完成了。我扔下我底筆，站起來，胸部和脊梁發痛，頭沉重。我知道在那瞬間我底神經緊張到極高度了，而且我似乎聽到我底老醫生向我說的最後的話：

『沒有，沒有健康能受得住這樣緊張，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不過至此爲止，這是可能的了！我底頭旋轉着，我難乎能站得直了，但是我底心充滿了歡樂，無限的歡樂。我底小說完成了，雖然我負欠我底發行人很多，但是他看見實物在他手裏的時候，他準會給我一點錢的——就是五十盧布也罷，我是好久好久就連這末多的款子也沒有了。自由與金錢！我歡快地抓起帽子，稿子夾在胳膊下面，我儘快地跑到家裏去找我底珍貴的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 (Alexander Petrovitch) 去了。

我找到他了，但是他就要出去。他也剛完成了一件有利的事業，不過並不是文字的就是了，最後他送和他在讀書室裏坐了兩點鐘的櫻色臉的猶太人到門口的時候，他和藹地和我握手，而且用他底柔和快意的沉音問候我底健康。他是一個很善心的人，而且拋開笑話，我是對他很有負欠

的。他終身只是一個發行人，是他底過錯嗎？他十分了解文學需要發行人，而且了解得很恰當，一切榮譽和光榮因此都屬於他！

帶着合意的微笑他聽說我底小說完成了，因此他底雜誌底下一期——關於牠底主要的一欄——穩當了，而且驚奇我怎麼能完了什麼東西，並在這題目上開了可愛的玩笑。於是他到他底鐵保險箱那里，給我拿他允許我的五十盧布，同時拿給我一本厚的，敵對的雜誌，並且指着批評欄裏的幾行字，那里有關於我上一篇小說的幾句話。

我看是一篇「抄襲家」所作的文章。他既不直接罵我，也不恭維我，我很高興。但是「抄襲家」在其他事情之中說我底作品通常「有苦工味」；這就是說，我是這樣苦苦地去作而且爲我底作品吃力，這樣苦心去作了又作，至使結果是令人作嘔的。

發行人和我笑了。我告訴他我前一篇小說是兩夜寫成功的，而且我在兩天兩夜中寫了三版半東西，但只願罵我作品過度做作，切實斟酌的「抄襲家」知道這個也罷。

『不過這是你自己底過錯，伊凡彼得羅維奇，』他說。『爲什麼你這樣拖延你底作品，使得你

必須坐夜呢？」

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自然是一個很可愛的人，不過他有一種特別的弱點——就是吹噓他底文學的判斷，尤其是在他料想澈底知道他的人前面。但是我沒有和他討論文學的欲望；我拿了錢，並且拾起我底帽子。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是要到島上他底別墅裏去的，聽說我也得到華西里耶夫司基去，他可愛地要帶我坐在他底馬車裏面。

『我弄了一輛新馬車，』他說；『你沒有見到過。很好。』

我們起身了。馬車確乎是可喜的，而且在得到這馬車的頭幾天，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特別歡喜在車裏趕他底朋友，甚至覺到一種精神的渴望要這樣作。

在馬車中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有幾次又從事批評現代文學。他對我十分泰然自如，而且沉靜地說出各種二道手的意見來，這是一兩天以前，從他所相信而且他敬重他底思想的文學者聽來的。這有時引他重述很異常的觀念。也有時有這樣的事，他將一種觀念弄錯了，或者誤用了，所以他鬧得一塌胡塗了。我默然坐着聽，驚奇着人類感受性底異想與多才。『這是一個人，』我對

自己想，『他可以賺錢，而且賺了錢了；但是不行，他也必須有名聲，文學的名聲，一位領袖出版家，一位批評家底名聲！』

在目下的時候，他在極力詳盡地解釋一種文學原理，這是三天前他從我自己聽去的，而且那時候他還辯駁哩，雖然現在他當作他自己底說出來。不過這種善忘在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是一種常有的現象，而且在所有認識他的人中，他是因為這種天真的弱點著名的。在他自己底馬車裏發着議論，那時候他是何等幸福，何等滿意自己底命運，何等豪爽呵！他繼續着文化高的，文學的談話，甚至他底溫存的，合宜的沉音，都有文化底聲調。漸漸他扯到自由主義，於是轉到中庸地懷疑的信條：誠實和虛心在我們底文學中是不可能的，實在在任何其他文學中也不可能，除了「彼此亂打」之外就不能有什麼了，尤其在文章署名制度流行的地方。我向我自己沉思，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偏要把每個忠實的，真誠的作家，都看作胡塗人，即或不看作傻子，就爲了他底忠實和真誠的緣故。無疑的，這種意見是他極端誠實無欺底直接結果。

但是我停止聽他了。我們到了華西里耶夫司基島的時候，他讓我出了他底馬車，我向我底朋

友們那里跑去了。現在我到了十三道街；他們底小房子在那里。看見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對我搖她底手指擺她底手，並且對我說「嗤！」使我安靜。

「涅麗剛剛纔睡着，可憐的小東西！」她急忙地低聲向我說。『爲憐憫底緣故，莫要醒了她。但是她很不好，可憐的可愛的人！我們很爲她焦心。醫生說暫時沒有事。從你底醫生打聽不出什麼來的。這不是你底羞辱嗎，伊凡彼得羅維奇！我們在等你！我們等你吃午飯。……你兩天沒有到這裏來！』

『但是前天我告訴你我要兩天不到這裏來了，』我低聲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我必得完了我底作品……』

『但是你知道你答應今天到這裏吃午飯了！爲什麼你沒有來呢？涅麗特意起來了，小天使！——而且我們把她放在安樂椅上，把她抬進來吃午飯。』我要和你們等凡尼亞，她說；但是我們底凡尼亞就沒有來。噫，馬上就到六點鐘了！你到那里閒逛去了，你罪人？她是這樣不樂意，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幸而她睡覺了，可憐的可愛的人。而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也到市上去了（他要

回來用茶點。)我孤孤單單的傷心……他有了一個位置，伊凡彼得羅維奇；只是我一想是在波穆(Perm)省的時候，就使我心裏一涼……』

『納特沙在那里呢？』

『在花園裏，可愛的人到她那里去……她也有點不對付……我不明白她……哦，伊凡彼得羅維奇，我底心很沉重！她雖說她是歡喜而且滿意的，但是我不相信她。到她那里去，凡尼亞，而且靜靜地告訴我她是怎麼回事……你聽到嗎？』

但是我不再聽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了。我即向花園裏跑了。這小花園是屬於這房子的。牠是二十五步長，同樣寬，完全生滿了綠東西。有三棵鋪張開的老樹，幾棵年青的赤楊，和幾叢紫丁香和金銀花；在角落裏有一片莓子，有兩花壇草莓，兩條窄狹蜿蜒的路各方穿插着園子。老人歡喜地說道，不久就要生菌子了。大事情是涅麗歡喜這花園，而且時常把她放在安樂椅裏抬到花園的路上。涅麗現在是家庭裏的偶像了。

但是現在我遇見納特沙了。她快樂地迎接我，伸出她底手來。她是何等消瘦，何等蒼白！她也是

剛從病裏復原。

「你完全完事了嗎，凡尼亞？」她問我。

「完全，完全！我整晚上自由了。」

「謝上帝！你草率了嗎？你把牠毀壞了嗎？」

「我能作什麼呢？不過一切都不錯。這樣加緊工作使我底神經特別緊張；我想像得更清楚，覺得更鮮活更深，甚至我底風格也更受我支配，所以擠壓下作出的作品時常結果更好。都不錯……」

「唉，凡尼亞，凡尼亞……」

我近來注意到，納特沙對於我底文學的成功和名譽，有一種嫉妬而且摯愛的留心。我去年所印行的東西她都讀過了，不斷問我將來的計劃，對於每種批評都感興趣，對於有些批評生氣；而且過甚地焦急着我應當在文學界佔一個高地位。她底欲望表現得這樣強烈而且堅持，我確乎對她的感情吃驚了。

『你簡直把你自己寫完了，凡尼亞，』她向我說。『你太下力氣了，你要把你自已寫完了的；而且更甚的是，你在毀壞你底健康。S一年只寫一部小說，而且N十年纔寫了一部。看他們底作品是多麼講究，多麼完全。你不會找出一個錯處。』

『是的，但是他們是走紅的，而且不定時著作；我卻是一個雇工。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們放下不談罷，親愛的。沒有新聞嗎？』

『有許多。第一他來一封信。』

『又來？』

『是的，又來。』

她將亞歷沃沙來的一封信給我。這是他們分別後她接到的第三封。第一封是從莫斯科寫的，而且似乎是發着一種瘋狂寫的。他通告她，事情竟是這樣，他不能從莫斯科到彼得堡來了，如他們在離別時所計劃的一樣。在第二封信裏他宣布，他不幾天之內就要到我們這里來，趕緊和納特沙結婚，這是定規了的，沒有什麼能夠阻止。然而從信底全體口氣看來，這是顯然的：他是在絕望中的。



外面的勢力沉重地壓在他身上，他並不相信我所說的話。他在其他的事情中提到加特亞是他底天佑，而且她是他底唯一的幫助和安慰。我熱望地打開這第三封信。

這封信有兩頁，是用匆忙的，難以辨認的草率字，不連接而且無修飾地寫起來的，沾染着墨水和眼淚。開始是亞歷沃沙棄絕納特沙，而且求她忘記他。他要指明他們底婚姻是不可能的，外面的敵對的勢力比什麼還強，而且實在勢必如此；又指明納特沙和他在一塊會不幸福，因為他們不是相等的。但是他不能夠保持着這樣，而且突然放棄了他底辯論和推理，沒有撕去或扔掉他底第一頁信，他懺悔他對於納特沙的行爲有罪過，他是一個失道的靈魂，他不能挺身反抗他底父親——他已經到鄉間去了。他寫道，他不能表現他底痛楚，在其他事情之中承認，他覺得相信能夠使納特沙幸福，開始證明他們是絕對相等的，固執而且忿怒地反駁他父親底辯論；他將假如他們結了婚，那等待着他們倆——他自己和納特沙——的有福的生活，繪了一幅絕望的畫圖；置他自己懼怯，而且說了永久的別語！這封信是在悲痛中寫的；他寫的時候顯然他底心是亂的。眼淚湧到我底眼裏來。納特沙遞給我另外一封加特亞來的信。這封信是和亞歷沃沙底信同封寄來的，不過另外封

起來了。頗爲簡短地，用不幾行的字，加特亞告訴納特沙，亞歷沃沙確乎是很抑鬱的，他哭了許多，似乎絕望，而且甚至有些病了，但是她和他在一起，他會快樂的。在其他事情之中，加特亞努力勸服納特沙莫要相信亞歷沃沙能够迅速地就安慰了，他底悲痛並不嚴重。『他永遠不會忘記你，』加特亞加上說；『實在，他決不能忘記你，因爲他底心不是那樣的。他無限量地愛你；他要常常愛你的，假如他要是停止愛你了，假如他要是想到你不覺悲痛了，我要爲這不再去愛他了，即刻地……』

我把信都還給納特沙；我們彼此相望，沒有說什麼話；對另外兩封信也是同樣；而且就一般說，我們避免談論過去，彷彿我們間對這有了同意一樣。她受不住地吃着苦，我見到了，但是就是在我們面前她也不願表白。她回到她父親家裏之後，她患熱症在牀上睡了三星期，她剛剛纔好。關於等待着我們的變遷，我們也沒有談許多，雖然她知道她父親得了一個位置，我們不久就必得分離了。雖然這樣，她這些時對我都全這樣溫存，這樣注意，而且對於我所作的一切事都有着這樣的興趣；她對於我關於自身所必須告訴她的一切，帶着這樣的堅持，這樣固執的注意來傾聽，一上來這倒有點沉壓我了；在我看來，她似乎在盡力對我彌補過去。但是這感情不久就過去了。我實感到她需要

完全不同的東西，實感到只是她愛我，無量地愛我，沒有我，不注意一切與我有關的事情，不能生活；而且我相信，沒有姊妹像納特沙愛我似的愛過她底兄弟。我十分知道，我們底將近的離別，是她心上的一種重擔，知道納特沙是悽傷的；她也知道，我沒有她不能生活；但是對這我們沒有說什麼，雖然我們詳細地談了我們眼前的事情了。

我問尼古來塞爾該伊奇。

『我相信他馬上就回來了，』納特沙說；『他答應回來吃茶。』

『他還在謀那個工作嗎？』

『是的；但是關於那工作現在已經是沒有疑義的了；而且我不以為他今天真正有要去的理由，』她加上說，沉思着。『他可以明天去的。』

『那他爲什麼去了呢？』

『因爲我得到一封信……他是這樣爲我不爽快，』納特沙加上說，『在我實在是痛苦的，尼亞。他似乎除了我之外不夢想什麼。我相信他除了我過得怎樣，我覺得怎樣，和我想什麼之外，他

決不想其他的事情。我所有的每一種焦慮，都在他心裏引起一種反響。我看出他有時是怎樣笨拙地要約束他自己，要假裝着不爲我悲傷，他怎樣佯作歡樂，勉力發笑而且娛樂我們。在這樣時候媽也不是她自己了，也不相信他底笑，而且吹氣……她是這樣笨拙……一個爽直的人。」她笑了。一下加上說：『所以我今天得到一封信的時候，他必得即刻跑開，避免遇到我底眼睛。我愛他甚過我自己，甚過世上任何人，凡尼亞，』她加上說，低下她底頭，而且緊壓我底手，『甚至甚過你……』

在她開始說話之前，我們在花園裏來回走了兩次。

『瑪司羅波夫今天和昨天都到這里來了，』她說。

『是的，他近來很常來看你們。』

『你知道他爲什麼到這里來嗎？媽媽相信他甚過一切。她以爲他很明瞭所有這類通事情（法律等等），他可以安排一切事。你決想不到媽媽心裏醞釀着一種什麼思想！在想底極內層的心裏，她很悲痛而且憂傷，我沒有變成一個親王夫人。這念頭使她不安，而且我相信她向瑪司羅波夫吐露她底真心了。她怕向爸爸說這件事，而且她不知道瑪司羅波夫能爲她作什麼事不，從法

律上可能想出什麼辦法不。我料想瑪司羅波夫沒有違反她，而且她用酒款待他哩，納特沙笑了。一下加上說。

『這對那流氓也可以了！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

『唔，媽媽自己向我露出來的……用暗示。』

『涅麗如何？她怎麼樣？』我問。

『我奇怪你，凡尼亞。你直到現在沒有問她，』納特沙責難地說。

涅麗是全家底偶像。納特沙變得極爲愛她，而且涅麗對她絕對摯愛。可憐的孩子！她決沒有指望找到這樣的朋友，得到這樣的愛，而且我快樂地見到，她底悽苦的小心漸漸緩和，她底靈魂在向我們一切人開開來了。她帶着痛苦的，狂熱的切戀，反應圍繞着她的愛，這和發展不信心，厭惡，和固執的她底一切過去，是這樣相反的。不過就是現在，涅麗也堅持了好久；好久她都故意地從我們隱藏起她底協妥的眼淚，只到最後纔完全降服了。她很愛納特沙，以後愛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我對於她變成這樣必需了，我不在時她就壞些。上一次因爲要完成我底小說，我離開她兩天的時候，我很

費了勁去安慰她……自然是間接地。涅麗還羞於太坦然，太無約束地表現她底感情。

她使我們都很不安。沒有什麼討論，但卻默然定規了，她要永遠留在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家裏；同時分離的日子越來越近，她卻越來越壞了。我帶她到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家的時候，就是他和納特沙和解那一天，她就病起來了，雖然她是常常病的。這病以前就逐漸紮了根了，但是現在異常迅速地壞下去。我對於她底病苦不明白，也不能準確地解釋。不錯，她底瘋症比以前更常發了，但是最嚴重的病徵是一種勞憊，和無氣力，一種不斷發燒的情況，和神經的疲乏，這在近來是這樣壞，她不得不着牀了。而且說來很奇怪，疾病越壓服她，她就越對我們溫存，親密，而且坦白。三天以前，我從她牀邊過的時候，她向我伸出她底手，而且拉我到她跟前。屋裏沒有人。她瘦得可怕；她底臉發紅，她底眼睛帶着熱病底熾熱發燒。她癱攣地把我向她摟抱，我向她彎下身去的時候，她用她黑皮的小胳膊緊緊繞着我底頸子摟住我，而且熱誠地親吻我，於是突然她要納特沙到她這里來。我叫她；涅麗堅持要納特沙坐在牀上，於是凝視着她。

『我要看着你，』她說。『昨夜我夢見你了，今夜我又要夢見你……我時常夢見你……每

夜……」

她顯然要說什麼話；她被她底感情制服了，但是她沒有了解她自己底感情，而且不能表現……

她愛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幾乎甚過一切人，除了我。這必須說明，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愛她幾乎就和愛納特沙一樣。他有一種可驚的能力，使涅麗開心而且歡喜。他一走到她跟前的時候，即刻就有笑聲，甚至惡作劇。這個病女孩就和一個小孩子一般好玩，討老人歡喜，對他笑，將她底夢告訴他，常常有點新發明，而且也使他告訴她故事；老人是這樣歡喜，這樣快樂，看着他底「小女兒，涅麗」他一天天越來越歡喜她了。

『上帝把她送給我們，爲我們大夥補償我們底痛苦，』有一次他夜裏離開涅麗時向我說，在如平常一樣在她身上畫了十字之後。

在晚間，我們都在一塊的時候（瑪司羅波夫也幾乎每晚上在那裡，）我們底老醫生時常偶而來訪。他熱烈地懸慕伊須曼耶夫家。涅麗放在她底安樂椅裏，抬到圓桌跟前。到陽臺去的門開着。落陽光中的綠園，我們完全可以見到，而且從園子裏送來新葉和開着的紫丁香底香味。涅麗坐在

她底安樂椅裏，親熱地觀察着我們所有的人，而且聽着我們底談話；有時她更爲精神些，也漸漸加入我們底談話了。但是在這樣時候我們總都是懷着不安傾聽她，因爲在她底回想中，我們有些不願談到的事。納特沙和我和伊須曼耶夫家都覺得罪過，而且承認我們對她那天所作的錯事，當苦痛而且抖索着，她逼得將她底整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時候。醫生尤其反對這些回想，而且常常極力轉變談話。在這樣時候涅麗總想法裝作彷彿她沒有注意到我們底努力，而且要開始和醫生或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笑。

然而涅麗越來越不好了。她變得異常容易受感動。她底心不規律地跳。醫生告訴我，實在的，她在什麼時候都可以輕易地死掉。

我沒有將這話告訴伊須曼耶夫家，因爲怕使他們悲痛。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完全準定她在起程時會復原。

『爸爸進來了，』納特沙說，聽到他底聲音。『我們去罷，凡尼亞。』



尼古來寒爾該伊奇像平常一樣，一進門限就高聲說話。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向他作手勢。老人即刻肅靜了，看見納特沙和我，他開始帶着倉卒的神氣低聲告訴我們他外去底結果。他得到了他所謀的位置，而且他很高興。

『兩星期裏我們就可以起身了，』他說，擦着他底手，而且焦心地斜視着納特沙。但是她答以微笑，而且擁抱他，所以他底懷疑即刻消滅了。

『我們要走了，我們要走了，親愛的！』他快樂地說。『只有你，凡尼亞，留下你，這是難受的。……』  
（我可以補足一下，他決沒有提示過一次我要和他們同去，這從我所知道的他底性格說，要在其他的情況之下……就是假如他不知道我對於納特沙的愛……他準會提示的。）

『喔，這沒有法子，朋友，這沒有法子！這使我傷心，凡尼亞；但是變換地方可以使我們都有新生活……變換地方就是變換一切的意思！』他加上說，又看看他底女兒。

他相信這個，而且樂於相信。

『湮麗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

『涅麗嗜……這個小小的可愛的人兒還有點病，但是到那個時候她一定會好了的。她已經好些了，你以為怎樣，凡尼亞？』他說，彷彿吃驚了，他不安地看着我，彷彿我要來安頓他底懷疑一樣。

『她怎麼樣？她睡得怎樣？她有什麼不對付嗎？她現在沒有醒嗎？你可知道，安娜得列耶夫那，我們要搬一張小桌到陽臺上去，我們要把暖炊帶出去；我們底朋友就要來了，我們坐在那里，涅麗可以出來到我們那里去……這會不壞。她還沒有醒嗎？我要到她那里去。我只看一看她。我不使她醒。莫要不安！』他加上說，看見安娜得列耶夫那又在向他作手勢了。

但是涅麗已經醒了。一刻鐘以後，我們都像平常一樣繞着暖炊坐下吃晚茶了。

涅麗放在椅子上抬出來。醫生和瑪司羅波夫露面了。瑪司羅波夫帶來一大束紫丁香給涅麗，但是他似乎是為什麼事焦心而且發惱的。

順便說一下，瑪司羅波夫幾乎每晚上來，我已經提過，他們都很歡喜他，尤其是安娜得列耶夫那，但是關於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我們一個字也沒有提。瑪司羅波夫自己也沒有提到她。過安娜得列耶夫那從我聽說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還沒有成爲他底合法的妻，就決心不

能在家裏接待她或談她。這種決定保持着了，而且很足以表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特性。若不是納特沙和她相似，而且若不是更進一步爲了一切發生的事，她或者不至於這樣過於苛求的罷。

涅麗那晚上特別抑鬱，而且甚至預先有着心事。彷彿她作了一場惡夢，而且在沉思着牠。但是她很歡喜瑪司羅波夫底禮物，而且樂意地看着我們放在玻璃杯裏擺在她面前的花。

『那末你很歡喜花了，涅麗，』老人說。『就等着罷，』他熱誠地說。『明天……喔，明天我們看罷……』』

『我歡喜花』涅麗回答，『而且我記起我們怎樣用花迎合媽媽底心了。我們在外邊的時候』（外邊現在意思是說國外，）『媽媽有一次重病了一個整月。海里奇（Heinrich）和我商定了，當她起來，而且第一次離開臥室的時候（她一個整月沒有離開了，）我們要把所有的屋子都用花裝飾起來。我們這樣作了。媽媽頭晚上告訴我們，她第二天準下來吃點心。我們很早，很早就起來了。海里奇買來許多花，而且我們把所有屋子都用綠葉和花圈裝飾起來了。有長春藤，和別的寬葉子的東西，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子，還有幾匹能够逮着一切東西的葉子，有大朵的白花和水仙——我

比什麼花都愛她些——有玫瑰花，這樣好的玫瑰花，和許許多多的花。我們把這些全作成花圈掛起來，或者把她們放在盆子裏，而且有些花放在大木桶裏像是整棵的樹一樣；我們把她們放在屋角裏，放在媽媽底椅子旁邊，媽媽進來的時候她吃驚而且高興得可怕，而且海里奇歡喜……我現在記起這事了……」

那晚上涅麗特別衰弱而且易受感觸。醫生不安地看着她。但是她很熱心談話。而且在長的時間中，一直到天黑，她告訴我們以前她在外邊的生活；我們沒有打斷她。她和她媽媽和海里奇一同旅了許多行而且這些時日底回想，活鮮的存留在她底記憶中。她熱誠地談着她所見到和經過的，藍的天空，上面有着冰雪的高山，談着山裏的瀑布；於是談着意大利底湖和山谷，談着花和樹，鄉村，他們的衣服，他們底暗黑的臉面和黑眼睛。她告訴我們和他們的各種冒險和偶然事件。於是她談着大的城市和王宮，談着有圓頂的高高的禮拜堂，突然用各色的亮光點亮了；談着一個炎熱的南方的城市，有藍的天空，和藍的海……涅麗從來沒有這末詳細地向我們談她所記的事。我們很有興趣地聽着她。直到那時候，我們只聽到她底別種的經驗，在黑暗的，憂鬱的城市中，有着牠底毀壞

人的，麻醉人的氛圍氣，牠底發瘟的空氣，牠底闊綽的王宮，時常沾染着污穢的；有着牠底蒼白的，朦朧的日光，牠底罪惡的，半瘋的人民，在他們底手裏她媽媽和她吃了那許多苦。於是我幻想，在陰溼抑鬱的晚間，在她們底骯髒的地窖裏，一同躺在她們底可憐的床上，她們怎樣回想着過去的時日，她們失去的海里奇，以及異地底奇事呵。我也幻想涅麗獨自一人，沒有她媽媽，回想着這一切，當白諾夫夫人用捶打和獸性的殘酷要分裂她底靈魂，而且迫她過罪惡生活的時候……

但是涅麗最後覺得發暈，於是把她抬到門裏去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是很着驚而且發惱，我們竟讓她談了這許多。她有一種病或發暈症。她已經發過幾次這樣病了。病過的時候，她熱誠地要見我。她要單獨向我說什麼話。她請求得這樣熱誠，這次醫生自己也主張她底願望應當認可，於是他們都到屋外去了。

『聽着，凡尼亞，』涅麗在只剩下我們的時候說。「我知道他們以為我要和他們一同去，但是我並不去，因為我不能，而且我要暫時和你在一塊。我要這樣告訴你。」

他極力勸說她；我告訴她伊須曼耶夫家愛她，而且把她像女兒般看待；失去她他們要都很傷

心的。告訴她，在另一方面，和我同住在她是困難的；而且雖然我很愛她，這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必得分別。

『不，這不行！』涅麗加重地回答道；『因為現在我時常夢見媽媽，她告訴他不要和他們一同去，卻呆在這裏。她告訴我，把外祖父孤單單的丟下，是很罪過的，她說這話的時候，她常常哭。我要呆在這裏，而且照拂外祖父，凡尼亞。』

『但是你知道，你底外祖父死了，涅麗，』我說，驚駭地聽着她。

她想了一想，於是注意地看着我。

『告訴我，凡尼亞，再告訴我外祖父是怎樣死的，』她說。『完全告訴我，什麼也不要拉下。』我對這請求吃驚，但是我隨即把這故事在各件小事上都告訴她了。我猜想她是不省人事的，或者至少在她病後她底腦子不十分清楚。

她注意地聽着我所告訴她的一切，而且我記得，她底黑眼睛怎樣閃着發燒的光，在我說話的時候全留心而且堅持地觀察着我。現在屋裏黑了。

「不，凡尼亞，他沒有死，」她決然地說，當她聽了這一切，而且沉思了一會的時候。「媽媽時常向我說外祖父，我昨天向她說，「不過外祖父死了呵」的時候，她可怕地傷心；她哭了，而且告訴我他沒有死，是故意這樣告訴我的，他現在正在沿街走哩，「正像我們時常要飯一般」在要飯，媽媽向我說：「而且他老是在我們第一次遇到他的地方走，我在他面前跌倒，阿榮加認得我……」」

「這是一場夢，涅麗，是從病發生的夢，因為你病了，」我向她說。

「我自己也老是想這只是一場夢，」涅麗說，「而且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只要告訴你。但是今天你沒有來，我睡着了的時候，我夢見外祖父自己了。他坐在家裏，等着我，是這樣消瘦而且可怕；他告訴我他兩天沒有東西吃了，阿榮加也沒有，他很氣我，而且罵我。他也告訴我，他一點鼻煙也沒有了，沒有牠，他不能生活。以前實在有一次他向我說過這話，凡尼亞，在媽媽死後，我去看他的時候。那時候他十分病，而且就不大明白什麼事。今天我聽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想我要到橋上去求乞恩施去，於是替他買麵包，烤白薯，和鼻煙。所以我去了，站在那裏，於是看見外祖父走近來了，他有點躊躇，於是走到我跟前了，看我要了好多，並且把牠拿去。「這够買麵包的了，」他說：「現在去

要幾個買鼻煙。」我要了錢，他走到跟前向我拿去牠。我告訴她我要全給他，而且什麼也不隱藏。「不，」他說，「你偷我。布白諾夫夫人告訴我你是一個賊；這是我決不帶你和我住的緣故。另外的銅鈔你放到什麼地方了？」我哭，因為他不相信我，但是他不聽我，而且老是叫，「你偷了一便士！」於是他下手在橋上那裏打我，並且傷了我。我很哭了一氣……所以我開始想，凡尼亞，他一定在活着，而且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走來走去，等着我去。」

我又極力安慰她，而且力說她錯了，最後我相信我使她信服了。她說她現在怕睡覺，因為她要夢見她底外祖父。最後她熱烈地擁抱我。

『不過無論怎樣，我不能離開你，凡尼亞，』她說，把她底小臉緊貼在我底臉上。『就是不爲外祖父，我也不離開你。』

屋裏各人對於涅麗底病都吃驚。我單獨將她所有的病的幻想都告訴醫生了，而且問他對於她底情況怎樣想。

『還沒有什麼確定的事，』他回答，考慮着。『至此爲止我只能猜度，看望，觀察；但是沒有什麼



確定的事。無論怎樣，復原是不可能的了。她要死。我沒有告訴他們，因為你求我莫要，但是我傷心，明天我要提示協商一下。或者協商之後，這個病要有一個不同的轉變。但是我很為這個小女孩傷心，彷彿她是我自己底孩子一樣。……她是一個親愛的，親愛的孩子！而且有這樣好玩的心！

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特別興奮。

『我告訴你我想到什麼事，凡尼亞，』他說。『她很愛花。你知道怎麼樣？我們明天預備在她醒來的時候，用花歡迎她，像她今天所說的，她和那位海里奇為她媽媽預備的一樣。……她帶着這樣的感情說這回事。……』

『我敢說她愛，』我說。『但是感情現在正是對於她不好的東西。』

『是的，但是愉快的感情是另外一回事。相信我，我底孩子，信託我底經驗；樂意的感情是無害的；牠甚至可以醫治，牠對於健康是有助的。』

老人實在是這樣被他自己底思想迷了，他對這完全狂喜起來了。勸阻他是不可能的。我向醫生請問這件事，但是醫生還沒有工夫考慮，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拿起帽子，而且跑去準備去了。

「你知道，」他出去時向我說，「靠近這裏有一個暖房，一個闊鋪子，園丁賣花；可以賤價買到。賤得驚人，實在的……你把這件事放到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心上，否則她即刻要爲這用費生氣的。……所以，我明白告訴你……我明白向你說了罷，親愛的孩子，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你現在自由了，你完了你底作品，那你爲什麼慌着回家呢？夜裏在這裏睡，在上面樓頂上；你以前睡的地方，你記得嗎？床架在那裏，被褥正和從前一樣；什麼也沒有動。你可以睡得像法蘭西國王一樣。唉！千萬莫走。明天我們一早起來。他們要把花拿來，八點鐘我們一同佈置全屋。納特沙要幫助我們的。她要比我都更有審美力。喔，你同意嗎？你在這過夜嗎？」

定規了我夜裏不走。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出去作他底準備去了。醫生和瑪司羅波夫告別，走了。伊須曼耶夫家人睡覺早，在十一點鐘。在他走的時候，瑪司羅波夫似乎遲疑着，而且就要說什麼話，但是他放下了。但是我向老人說過晚安，到我底樓頂上去的時候，使我吃驚，我見到他在那裏。他在靠一張小桌坐着，掀着書頁，等着我。

「我在路上轉回來了，凡尼亞，因爲不如現在告訴你爲好。坐下。這是一件傻事，你看，傻得惱人，

實在的。」

「嘻，什麼回事？」

「嘻，你底那個奸人親王兩個星期前大發狂怒；這樣的狂怒，我現在還在生氣哩。」

「嘻，什麼回事？一定你不再和親王有關係了嗎？」

「你老是你底「什麼回事？」彷彿有什麼出常的事情發生了一樣。你確確乎乎像我底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和那一切受不了的女性……我不能忍受女性……假如一隻公雞叫，她們也是「什麼回事？」

「莫要生氣。」

「我一點也不生氣；不過每件事情都應當合理地去看，而且不要誇張……這是我所說的。」他稍停一下，彷彿他還覺着惱我一樣。我沒有打斷他。

「你看，凡尼亞，」他又開始，「我碰到一條線索。這就是說，我沒有真正碰到牠，而且牠不真正是一條線索。但是使我吃驚的是這樣的……就是，從或些推究，我結論涅麗……或者是……喔，實

在就是親王底合法的女兒。」

「你說什麼呀？」

「你又嚷嚷了，「你說什麼呀？」實在，對於這樣的人什麼也不能說！」他叫，猖狂地擺着他底手。「我告訴你什麼確定的事情了嗎，你昏頭？我告訴你她證明了是親王底合法女兒了嗎？我告訴你，還是沒有告訴？」

「聽着，親愛的人，」我很興奮地向他說。「爲了上帝底緣故莫要嚷嚷，卻清楚準確地解釋事實。我賭咒我要明白你。你一定知道事情是怎樣重要，而且有何等結果……」

「實在，什麼結果呢？證據在那裏？事情不是那樣作成的，現在我是告訴你一種祕密。爲什麼我告訴你，我以後要解釋。你可以放心有一種理由。聽着，而且把持住你底舌頭，要明白這全是一種祕密……是這樣的，你看。親王冬季在司密斯死前，從瓦薩一回來，他就開始詳細調查這件事。就是他開始很早了，在頭一年。但是在那時候他調查一件事情，以後他調查另外一件事情。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線索。他在巴黎和涅麗底媽媽分離，而且拋棄了她之後，十三年了，但是在這時期中，他全不斷

蓄意着她；他知道她和海里奇——涅麗今天談到他了——一塊生活；他知道她有了涅麗，他知道她病了；實在他什麼事情都知道，但是突然他失去線索了。這似乎是在海里奇死後不久，她來到彼得堡的時候發生的。自然在彼得堡他會很快地就找到她了，無論她在俄國用什麼名字；但是事實是他底國外的代理人用假消息誤引了他了，通知他她住在德國南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他們因為粗心騙了他。他們把另外一個女人誤作她了。這樣過了一年或一年多。但是在去年，親王開始有了疑惑；有些事實甚至在較早的時期就引他猜疑這不是那個真正的女人了。於是這問題就發生了：真正的婦女在那裏呢？於是他心頭（雖有他沒有什麼根據）驚奇，她是不是在彼得堡。彼時就在國外從事調查，他也下手在這裏調查；但是顯然他不願用官家的紀載，於是他和我認識了。他是被人推薦到我那裏的；他叫人說我這，說我那，說我作爲清客從事偵查的工作，等等，等等。……所以

他向我解釋這回事；僅只曖昧地罵這個東西；他曖昧而且含糊地解釋牠。他弄出許多錯誤，重覆了好幾次；同時他在不同的光中陳述事實。……喔，我們都知道，即使你怎樣聰明，你也不能隱起一切痕跡。自然我很卑屈而且心地單純地開始了，實在是奴隸般忠誠。但是我依照我永遠採行的一種

原理，而且是一種自然律（因為這是一種自然律，）來行事，並且研究第一他是否告訴我他所真正需要的事情了，其次在他所告訴我的事情之下，是否隱藏着什麼其他的他沒有告訴我。因為在後一種情形上，或者就是你親愛的孩子，用你底詩的頭腦，也能够明白，他在欺騙我：因為一種工作可以值一盧布，而另外一件卻可以值四倍；所以要是值四盧布的事情，我只得他一盧布，我就是一個傻子。我就下手詳細調查，並且造成我底猜測，於是一點一點地我就碰到痕跡了：我從他找出一件事，從外邊的人找出另一件，並且用我自己底機智得到第三件。假如你問我，我這樣作是什麼意思，我要回答，爲了一件事：親王對這個似乎太伶俐；他似乎爲什麼事情很驚惶。因爲畢竟他有什麼怕的呢？他把一個女子從她父親帶跑了，而且在她懷了孩子的時候把她拋棄了。這裏面有什麼出奇的一點可愛的，快意的惡作劇，只此而已。這不是親王那樣的人所怕的事！然而他怕……這使我猜疑了。我從海里奇，在其他的事情之中，得到些很有趣的痕跡。自然他死了，但是從他底一位表姊妹（現在嫁了彼得堡這裏一位麵包師了，）她舊時熱情地和他相戀，而且雖然爲了胖爸爸麵包師生了八個孩子，還繼續愛他十五年；從這位表姊妹，我用了許多的，各種的策略，纔打聽出一

種重要的事實，那個海里奇，照着德國人的習慣，常常給她寫信和日記，而且在他死前，他把他所寫的東西寄了些給她。她是一個傻瓜。她不明白信裏面什麼重要，只明白談月亮呀，談我底親愛的奧古斯丁呀，而且我相信也談魏蘭得 (Wieland)，這些地方。但是我得到了必需的事實，而且從這些信中，我碰到一條新線索。關於司密斯君，關於她女兒從他偷去的錢，以及親王抓住那個錢，我也調查出來了；最後，在驚呼，譁語，和各種諷喻之中，我瞥見了重要的實情；這是凡尼亞，你要明白，沒有什麼確定的事。胡塗的海里奇有意隱密這事，只暗暗提示到；喔，這些暗示，這一切放在一起，開始在我心裏融成天體的和諧一致。親王是合法地和這青年婦女結了婚的。他們在什麼地方，怎麼樣，準準地在什麼時候，在國外還是在這裏結的婚，證書弄到那裏去了——都不知道。實在，凡尼亞友人，我絕望的扯出頭髮，枉然地尋找着證書；實在，我日夜搜求。最後我發現了司密斯，但是他走了而且死了。我連有工夫見他一見都沒有。於是碰機會突然我聽說，我所猜疑的一個女人，在華西里耶夫 司基島死去了。我就調查而且進行。我趕緊跑到華西里耶夫 司基去，你記得嗎，我們是在那裏相遇的？那時候我大獲其利。簡單說，涅麗在這一點上對於我是大幫助……」

「聽着，」我插入說，「實在你不以為涅麗知道嗎？」

「什麼？」

「知道她是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底女兒嗎？」

「唔，你自己都知道她是親王底女兒，」他回答，帶着一種生氣的責難看着我。「爲什麼問這樣無謂的問題，你傻傢伙？有關係的不僅在她是他底女兒，卻在她是他底合法的女兒——這明白嗎……？」

「不可能！我叫。」

「一上來我自己告訴我自已「不可能。」但是結果這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地是真實的。」

「不，瑪司羅波夫，不是這樣，你是想入非非了？」我叫。「她什麼也不知道，而且更甚的是，是他底私生女。假如這母親能拿出什麼文件的證明，她會忍受她在彼得堡這裏所過的可怕生活嗎，而且更甚的是，她會把她底孩子拋棄到這樣完全孤苦無助的命運中嗎？胡說不可能！」

我自己也同樣想；實在，這到今天對於我還是一個謎。但是事情是這樣的：涅麗底媽媽是世上



最瘋狂，最愚蠢的女人。考察所有的情況，她底羅曼主義，以及形式最狂妄，最瘋狂的心不在焉的胡鬧；她是一個異常的女人。就拿一點說罷：從一開頭她就夢想地上天國一類的東西，夢想天使；她底愛是無邊的，她底信心是無限的，而且我準信她以後瘋了，不是因為他厭倦她，拋棄她，卻是因為她在他身上受了騙，因為他能够騙她而且拋棄她，因為她底偶像變成了粘土，吐了她唾沫，而且卑屈了她了。她底羅曼而且不合理的靈魂不能忍受這種變形，而且侮辱就不說了。你實感到這是什麼侮辱嗎？在她底恐怖中，尤其在他底驕傲中，她帶着無限的鄙夷退避他。她打破了一切關係，撕去了她所有的文件，在他底錢上吐唾沫，忘記了這不是她底錢，卻是她爸爸底，彷彿那般骯髒似的不受牠，因為要用她底精神的偉大壓毀她底誘惑者，要看他是捨了她，要有權利終身輕視他。而且很像她說了這話：她認為稱她自己是她妻子是一種侮辱。我們在俄國沒有離婚，但是事實上他們分離了，在那之後她怎能求他幫助呢！記住那個瘋人在她底死床上向涅麗說，「莫要到他那裏去；工作，死滅，但是莫要到他那裏去，無論誰要帶你。」所以就在那時候她還在夢想會有人找她出來，而且她可以用她底輕侮壓倒找她的人，能夠為自己再報一次仇。簡單說，她是靠惡夢，不是靠麵包生

活。我已經從涅麗探聽出許多了，兄弟；我還要探聽出許多。自然她媽媽是害肺病的；這種疾病特別發展傷心和各種易受刺激，但是我從布白諾夫那女人底一個知己，準定知道她向親王寫了信的，向親王，確乎是向親王……』

『她寫了他收到信了嗎？』我叫。

『正是這樣啦。我不知道他收到了沒有。有一時涅麗底媽媽接近那個知己。（你記得那個抹粉的少婦嗎？現在她在感化院裏。）她寫了信，她交給她拿去，但是終於沒有寄，而且拿回來了。這是在她死前三星期……一件重要的事實；假如她一次決意寄了，即使她拿了回來，她也可以再寄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種理由可以相信她確乎沒有寄，因為親王，我料想，不過在她死後，纔探聽確實她在彼得堡，以及她在那裏住。他一定安心了！』

『是的，我記得亞歷沃沙提到過什麼使他父親很歡喜的信，但是那頗遲了，不過兩個月以前罷了。喔，說下去罷，說下去罷。你和親王有什麼關係？』

『我和親王的關係明白罷，我有一種完全的有理由的信念，但是我連一個確實的證據也沒

有，一個也沒有，雖然有我一切的努力。危急的地位！我本得到國外調查的。但是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自然我明白我要好一奮鬥，只能用暗示恐嚇他，裝作比實際上知道的知道得多……」

「喔，以後怎樣呢？」

「他沒有受騙，不過他受嚇了；嚇得這樣，就是現在他還畏怯哩。我們相會幾次，他證明了他是何等的一個癩病者呵！有一次在傾吐的瞬間，他着手告訴我整個的故事。這是在他以爲我全知道的時候。他說得頗好，坦率，帶着感情——自然他無恥地撒着謊。是在這時候，我估量他對於我的恐懼。有一次我向他裝胡塗人，而且讓他看見我在假裝。我笨拙地演這個角色，是故意笨拙地。我特意稍稍無禮地對待他，開始威嚇他，使得他可以把我當作一個胡塗人，而且無論如何把事情洩露出來。他看穿了，這奸人！又有一次我裝醉。這也沒有用——他伶俐。你可以明白，凡尼亞。我必得查出他怕我到怎樣地步；而且同時使他相信我比我實際所知道的，知道得多。」

「喔，到了怎樣呢？」

「沒有結果。我需要證據，我沒有得到。他只是覺到一件事，就是我可以造出一種謊言。自然謊

言是他所怕的一件事，而且因爲他開始在這裏結合關係，他就更害怕了。當然你知道他就要結婚了。」

『不知道。』

『明年。去年他到這裏的時候，他尋求他底新婦；那時候她只十四歲。現在她十五歲了，還沒有脫涎布哩，可憐的東西！她底父母高興，你就可以想像他一定怎樣急着等他妻子死去了。她是一位將軍底女兒，一個有錢的女子——成大堆的錢！你我決不會成這樣婚姻的，凡尼亞友人……不過只要在我還活着的時候，有種事情我決不能原諒我自己！』瑪司羅波夫叫，將拳頭放到桌子上。『兩星期前他佔了我底上風了……這奸人！』

『怎麼這樣的呢？』

『是這樣的。我看出他知道我沒有什麼確實的事情作根據了；而且最後我覺得事情越拖長，他就越明白我底無助了。所以我答應受他兩千。』

『你從他得兩千！』

「銀幣，凡尼亞；這是不如意的，但是我受了。彷彿這樣一件工作不值兩千以上哩！收受是卑屈的。我覺得彷彿他吐了我唾沫。他向我說：『瑪司羅波夫，爲你以前所作的工作，我還沒有付你錢哩。』（但是他老早就付過錢了，我們商定的一百五十盧布。）」現在我要走了；這裏是兩千，所以我希望我們間一切事情都解決了。」我這樣回答，「完全解決了，親王，」而且我不敢看他底醜惡的臉。我想臉上清清楚楚地寫着，「喔，他得够數了。我不過爲了好天性將這給了這傻子罷了！」我不記得我是怎樣擺脫開他的了！」

「不過這是不榮耀的，瑪司羅波夫，」我叫。『涅麗怎樣呢！』

「這不僅僅是不榮耀……這是罪過的……這是可憎惡的。這是……這是……沒有字形容牠！」

「好天爺！至少他應該供給涅麗！」

「自然他應該！但是怎樣強迫他呢？嚇他嗎？一點也不行；他不會害怕的；你明白，我受了錢。我自己向他承認了，他必須害怕我的一切，只值兩千盧布。我自己定的價錢！現在怎樣去嚇他呢？」

「涅麗能夠什麼都完了嗎？」我幾乎絕望地叫。

「一點也不！」瑪司羅波夫急躁地叫，突然站起來。「不，我不這樣放開他的。我要完全再重行開始，凡尼亞。我決心作了。我受了兩千又怎樣？唉！我爲了侮辱接受的，因爲他欺騙了我，這惡漢；他一定笑我。他欺騙我，而且也笑我不，我不讓我自己挨笑的……現在我要從涅麗開始，凡尼亞。從我所留意到事情說，我十分準定她有打開全局的鑰匙。她知道一切——完全知道！她媽媽告訴她了。在她底心性迷亂中，在她底絕望中，她滿可以告訴她了的。她沒有可以訴苦的人。涅麗是在跟前的，所以她告訴涅麗。也許我們可以碰到什麼文件，」他歡喜地加上說，擦着他底手。「現在你明白了，凡尼亞，爲什麼我時常在這裏勾留。第一自然是因爲我這樣歡喜你；但是主要是要觀察涅麗；還有一件事情，凡尼亞，無論你歡喜不歡喜，你必須幫助我，因爲你在涅麗身上有種勢力……」

「確乎我願，我賭咒！」我叫。「而且我希望，瑪司羅波夫，你要盡力爲涅麗，爲這個可憐的，受損害的孤女，不僅爲了你自己底好處。」

「爲誰底好處我盡心盡力，於你有什麼不同呢，你有造化的混沌人？只要作成了，這是有關係

的自然這是爲涅麗底緣故，這只是共通的同情。但是莫要太終極地評判我了，凡尼亞，假如我想到我自己了。我是一個窮人，他必須莫大膽侮辱窮人。他將我自己底東西搶去了，而且他又欺騙了我，這奸人。所以我要去敬重這樣一個騙子嗎，你以爲決不！

\*

\*

\*

\*

\*

\*

但是我們底花會第二天沒有實現。涅麗更不好，而且不能離開她底屋子了。

而且她永遠沒有再離開那屋子了。

兩星期以後她死了。在她最後苦惱底那兩星期中，她就決沒有完全清醒，或逃開她底奇怪幻想過。她底智力彷彿是被蒙蔽了。她直到她死的那一天都堅決地相信，她底外祖父在叫她，而且氣她不去，向她敲着他底手杖，並且告訴她去乞求，爲他買麵包和鼻煙。她時常在睡眠中哭，醒來時就說她見到了她母親。

只在有些時候，她似乎完全恢復了她底能力。有一次我們單獨的在一塊。她轉向我，而且用她消瘦的，燒熱的小手抓住我底手。

『凡尼亞，』她說，『我死的時候，娶納特沙。』

我相信這種觀念繼續地在她心中好久了。我沒有說話向她微笑。看見我底微笑，她也微笑了；帶着惡作劇的臉子，她向我點動她底小手指，而且即刻開始吻我。

在一個奇妙的夏天晚上，在她死前三天，她請我們拉開窗簾，開開她臥房裏的窗子。窗子對着花園。她對着濃厚的綠葉，對着落陽凝視了好久，於是突然請求別人離開我們。

『凡尼亞，』她用難乎聽得到的聲音說，因為現在她很弱了，『我就要死了，很快地就要死了。我願意你記得我。我要把這個留給你作一個紀念物。』（於是她給我看和一個十字架一同掛在她胸上的小袋。）『媽媽要死的時候把這留給我。所以我死的時候把這給你拿去，拿去而且讀裏面是什麼。我今天要告訴他們所有的人，把這給你，不給別的人。你讀了裏面所寫的東西時，到他那裏去告訴他，我死了，而且我沒有寬恕他。也告訴他，我近來讀了福音書。那裏面說我們必須寬恕我們所有的仇人。這我讀了，但是我還一個樣沒有寬恕他；因為媽媽在呷氣還能談話的時候，她最後所說的事情是，「我詛咒他。」所以我詛咒他，不是爲了自己，卻是爲了媽媽底緣故。告訴他媽媽是



怎樣死的，我怎樣孤單單的被拋在布白諾夫夫人家；告訴你你怎樣在那裏見到我，告訴你一切，而且告訴我我寧願在布白諾夫夫人家，不願到他那裏去……』

她說這話的時候，涅麗變蒼白了，她底眼睛閃光，她底心開始跳得這樣凶猛，她倒回到枕頭上了，而且兩分鐘不能說出一個字。

『叫他們，凡尼亞，』最後她用微弱的聲音說。『我要向他們所有的人說再會。再會，凡尼亞！』她最後一次熱烈地擁抱我。別的人都進來了。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不能實感到她是要死了；

他不能容納這種觀念。一直到最後的瞬間他都拒絕和我們同意，堅持着她準會好的。他焦心得十分消瘦了；他一連幾天，甚至一連幾夜坐在涅麗底床旁。最後一夜他一點也沒有睡。他盡力逆料涅麗底最細小的願望，而且從她那出來到我們這裏的時候，就淒楚地啜泣，但是一會他又希望起來。她不久會好。他用花充滿了她底屋。有一次他給她買了一大束奇妙的紅白玫瑰；他跑了好遠路弄到牠們，於是帶來給他底小涅麗了……他用這一切很興奮了她。她不禁用她底全心來反應繞在她各方的愛。那一晚上，她向我們說再會的晚上，老人不能決定向她永遠說再會。涅麗向他微笑，而

且全晚極力顯得歡樂；她和他鬪笑話，甚至笑了……我們離開她底屋子，覺得幾乎有希望了，但是第二天她不能說話了。兩天以後她死了。

我記得老人怎樣用花裝飾她底小棺材，而且絕望地凝視着她底消耗的，在死中微笑着的小臉，凝視着交叉在她胸上的手。他爲她哭，就如同他是他自己底孩子一樣。納特沙我們都極力安慰她，但是沒有什麼能安慰她，而且在她葬後她嚴重地病了。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自己從涅麗頸子上把小袋給了我。這是她媽媽給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的信。我在涅麗死的那天讀了牠。她詛咒親王，說她不能寬恕他，敘述了她所有的後部生活，所有她留給涅麗的憂愁，而且懇求他爲孩子作點事。

『她是你底，』她寫道。『她是你底女兒，而且你知道她確實是你底女兒。我告訴她在我死的時候到你那裏去，而且給你這封信。假如你不拒絕涅麗，或者我要寬恕你，而且在最後裁判日，我願站在上帝底寶座面前，祈求寬恕你底罪惡。涅麗知道信裏是什麼。我把信向她讀了。我將一切都告訴她了；她知道一切事，一切事……』

但是涅麗沒有照她母親底囑咐作。她知道一切，但是她沒有到親王那裏去，而且沒有寬恕死去了。

我們從涅麗底葬禮回來的時候，納特沙和我走出去到花園裏。是炎熱的，晴朗的天氣。一星期以後他們就要起身走了。納特沙轉臉向我作長時的，奇異的凝視。

『凡尼亞，』她說，『凡尼亞，這是一場夢，你知道。』

『什麼是一場夢？』我問。

『一切，一切，』她回答，『各種事，所有這一年。凡尼亞，爲什麼我毀壞了你底幸福呢？』  
而且在她底眼睛裏我讀到：

『我們本可以永遠一同幸福。』

